

關於全國圖書統一分編問題

圖書館學系6002班科研小組

偉大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了。剛剛過去的1959年，是我國經濟戰線上、政治戰線上、文化戰線上都獲得光輝成就的一年；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一年。在這偉大的年代里，討論關係着全國圖書館工作的、圖書館業務上重大變革的措施——全國圖書統一分編（或稱集中編目）問題，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毛主席早就教導我們：“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定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的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毛澤東選”集第二卷656頁）。圖書館事業作為文化事業的一部分，它隨着經濟基礎的發展而發展，又反過來為經濟基礎服務。這就是圖書館事業發展的根本原因以及圖書館一切工作的最終目的。如何不斷變革圖書館工作，徹底清除資產階級圖書館學的影響，使我國圖書館事業充分發揮為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服務的作用，適應形勢的要求，是圖書館界光榮而繁重的歷史使命。特別是1958年以來，在總路線和人民公社的光輝照耀下，工農業一日千里的向前躍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也隨着在全國範圍內蓬勃開展，圖書館事業必須與工農業生產一樣向前躍進。

為了解決這一課題，我國廣大圖書館工作者，在黨的領導下，一直作着不懈的努力，從業務的各方面探討社會主義的科學的工作方法。1958年圖書館對於開門辦館、勤儉辦館的方針的進一步明確，以及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全國圖書館革新創造的不斷湧現，統一分編機構在各地紛紛成立和擴展，集中地表明了這一點。但是應該指出：目前我國圖書館工作跟形勢的要求還相差很遠，還應繼續調動文教戰線上的一切積極因素，向前推進文化革命事業，普及社會主義文化，並且不斷地在普及的基礎上進行鞏固和提高的工作，使文教工作發展能夠適應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的任務”（引自周總理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

在圖書館業務中，圖書的分類編目是很重要的環節。要把藏書很好地反映出來，便於讀者使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圖書的準確分類、目錄的完備著錄和科學的組織方法。我國圖書館一向很重視分編工作，在這項工作上投下了很大的力量。可是隨着各館藏書數量的日益增加，却仍然感到人力不足；同時，因為分編人員文化知識和業務水平的限制，在分編的速度和質量方面，也不能令人滿意；而由於分編工作花費的力量過多又相對地妨礙了其他業務工作的更好開展。建立完善的統一的分類編目機構，發行各種鉛印卡片（各種主要著錄卡片和輔助卡片，及別的書袋卡、書標等）來代替圖書館各自一套的分編工作方式，以便更好地貫徹開門辦館、勤儉辦館的方針，早就是廣大圖書館一致的热望。

統一分類編目，是圖書館事業發展過程中，工作逐步走向科學化的必然結果。

全國統一分編，能促使圖書館之間藏書組織、目錄卡片等重要技術工作的統一。統一分類編目實現以後，圖書館主要業務上有了更多共同的地方，就便於讀者熟悉圖書館業務，更好的利用各館藏書；有利於聯合目錄的編制和館際互借，館際相互調劑等業務的開展；對

于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成果的广泛利用和实际经验的交流，也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这样，统一分编以前，由于各馆业务方法的不同，读者在利用各馆藏书时的困难，联合目录编制所迁到的困难、科学研究成果和实际经验不能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等等情况，就有可能得到科学的解决。

其次，统一分类编目的实现，使许多图书馆束缚在分编工作上的人员，绝大部分可以解放出来。这是一股十分雄厚的力量。把这股力量用到图书馆其他业务上去，图书馆整个工作就会大大改观，出现完全崭新的局面。同时，统一分类编目后，把最优秀的分编工作者组织到集中分编机构中去，按照统一的规程进行工作，所编制出来的目录卡片的质量（思想内容和形式）必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图书馆统一分编工作，并不是新的问题。一些国家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的图书馆事业逐渐达到相当大的规模，19世纪末叶，统一分编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图书馆中已开始出现。

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图书馆提出统一分类编目很早，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限制，始终没有得到彻底实现。它们的铅印卡片的出版和使用取决于是否有利可图这一前提，统一分编工作被利用为资本家赢利的手段。资本主义国家图书馆虽然至今还有着统一分编的形式，然而，统一分编的科学的伟大意义早为资本主义的利润所代替。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图书馆的私人占有制和图书馆业务的集中；自由经营和科学方法的推广，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图书馆事业各自独立经营，各自为政的无政府状态，不可能彻底实现统一分类编目；而图书馆的私有观念，他们将图书馆作为个人谋求名利的障地，当然对别人的科学成果，对别人的创造发明难于接受。美国和其他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统一分编工作虽然早已出现，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彻底实施，就是明显的例子。

我国在1936年，北京图书馆也曾编制和发行过中文印刷卡片。但是规模很小，并且第二年就停止了。这除了表明国民党统治下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衰颓外，也说明了旧中国图书馆事业和资本主义图书馆事业本质上是一样货色，而半殖民地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其统一分编有着比资本主义国家集中分编更悲惨的命运。

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图书馆的统一分编，才具备了一切必要的条件和有着无限广阔的前途。

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保证了一切科学创造的飞跃发展，同样，保证了图书馆学、目录学的科学成果——统一分编的阔步向前。假如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彻底实现统一分编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彻底实现统一分编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是在全国一盘棋方针指导下的事业，不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图书馆之间有各自具体任务的不同，但都有共同的方针和一致的建设原则；必需在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服务这总的前提下，统一计划，统一步调，全面协作。图书馆之间提倡一盘棋思想，实现全面协作，是社会主义图书馆建设的原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图书馆建设的基本方面。“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就教导我们，不管是进行阶级斗争或者生产斗争，不管是做那种工作、作计划、办事情、想问题，都要有全面观点”（引自柯庆施“论全国一盘棋”，“红旗”59年4期9页）。全国统一分编的方法正是从图书馆的主要业务方面，从具体实践中，保证有效的贯彻全国一盘棋思想的重要手段。统

——分類編目的實現，將圖書館主要業務在全國範圍內扭成不可分割的整體，將根本動搖圖書館長期以來在分編工作中各自孤立、互不聯系的分散局面。無容置疑，這對於以全國一盤棋思想協調圖書館事業，實現圖書館事業的社會主義大協作，具有重大的作用。就某種意義來說，這實質上是社會主義圖書館事業的一次重要革命，是徹底改造資本主義殘余影響的必經階段。這樣，就不難理解，社會主義圖書館事業對實現統一分編不但不存在任何矛盾，而且正是社會主義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必要措施。其次，還應當看到社會主義圖書館的統一分編和資本主義絕然不同。社會主義圖書館的統一分編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改進圖書館工作，提高分編工作的科學水平。既然統一分編是圖書館發展過程中工作逐漸科學化的結果，自然，社會主義國家圖書館就會普遍的重視和大力的發展這項工作。

蘇聯圖書館的統一分編，從它誕生的時候起，就納入國家政治教育設施總體系之內。國家統一計劃、指導並以公款補助這項工作。在配合政治、經濟、文化建設過程中，蘇聯的統一分編工作迅速的擴大和發展。目前，就其規模、範圍和其他一切工作方面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與它相比。從“蘇聯圖書館事業四十年”一書關於統一分編問題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正主張“組織一個由文化部直接主持的全國集中分編機構”來進一步推進統一分編事業。

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圖書館，解放前原是沒有統一分編的。解放後，黨和政府都在積極推行這項工作，並且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與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樣，我國圖書館一向受到黨和政府的關懷。這使得圖書館一切工作的順利進行，有着根本的保證。我國統一分編工作在短短的十年間，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1950年北京圖書館重新編制和發行中文圖書鉛印卡片，並且逐年改進和擴大供應範圍。

1958年黨中央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以後，總路綫的光輝照耀着圖書館的各項工作。一年多來，分編工作和圖書館其他工作一樣，以驚人的躍進步伐大大的跨進了一步。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北京書圖館和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組成了中文圖書提要卡片聯合編輯組，編制和發行全國新書的提要卡片。由於這三個單位的合作，無論編輯能力、卡片質量或是發行方法，都比原來單由北京圖書館擔負這項工作時，大大有所改進和擴展。這期間，俄文圖書卡片聯合編輯組和西文圖書卡片聯合編輯組也先後成立，並且發行了鉛印卡片。此外，上海、南京和其他一些地區也各自成立了集中分編機構，在本地區進行集中分編工作。

統一分編工作在短短的時間內取得了這些成績是可喜的，但不能說已合乎理想了。我國統一分編工作還只是處於過渡階段，全國圖書館使用鉛印卡片的還很少，使用了的，也只起輔助作用；龐大的，各自獨立的各館分編組織仍然原封未動，各館使用的分類法仍然是各式各樣的，目錄著錄也極不一致。顯然，這種情況跟全國統一分編的目的，是相差得很遠的。

應當認識到，當前，在我國徹底實現集中分編還具有特殊的意義。我國還是一窮二白的國家，又是處在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這樣偉大的時代。一切工作都必須符合總路綫、大躍進的要求，都必須用“多、快、好、省”的方法搶在時間的前面，迅速改變一窮二白的狀況。全國實現統一分編，就可以用比過去少得多的分編人員，大大提高分編工作的質量和全面改進讀者工作，更合理使用勞動力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迅速推進社會主義圖書館事業，緊緊跟上時代的步伐，配合我國經濟文化建設不斷大躍進的形勢。改變我國分編工作和圖書館其

他业务工作的落后状况,使我国图书馆科学水平,在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方面迈进一大步。

有些同志担心,实现统一分编后,和自己馆现用的分类法、现用的著录条例不同了,庞大的藏书如何改编的问题。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统一分编是图书馆工作必然的趋势。改,总是要进行的。问题是,迟改不如早改好,改得愈迟,则负担愈重,改编愈难进行。在实现统一分编后,可以采用截断过去藏书的办法,先把新旧藏书分开,然后由统一分编部门分批发行旧藏书的卡片,各馆自己组织力量逐步改编旧的藏书。

另外,还有的人,他一听到统一分编就不高兴,他可以提出各种各样无法实现统一分编的“理由”,什么技术水平还不够呀!等等一大套。究其实,主要的是,他舍不得他所编的或者他修改的分类法、著录规则被废置,他舍不得他的图书馆的一整套方法被改变。这种人关心的不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大跃进,不是图书馆科学的繁荣昌盛,而是他关心自己,他的一切。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国图书馆界中的反映。尽管这种人不多,这种思想的市场也窄得很了,但是,对待这类思想必须予以反击。

我国统一分编工作至今还没有彻底实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面提出的思想上、认识上有问题外,在技术上、方法上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技术和方法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方面当前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全国统一分类法和统一著录条例问题;铅印卡片的出版发行方法问题以及统一分编组织问题。

铅印卡片没有统一的,科学的分类号和著录格式,是不符合统一分编的要求的。现在的中文印刷卡片,有四个分类号,西文印刷卡片甚至在著录格式上也不一致,这就大大削弱了统一分编的意义。或许有人认为,统一分类号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根据是: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如公共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其性质任务有很大的差异,藏书大不相同;专业图书馆在自己的专业方面的藏书很多,需要分得特别细,而非专业方面的藏书很少,甚至没有,为了类号详尽,必须有自己的独立体系。这种看法是不够全面的。统一分编的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类号和目录组织的一致性,便于协调全国图书馆工作,违反了一这原则是不适当的。当然,为了符合一这要求,又适应专业图书馆的特点,各专业馆根据自己的特点在统一分类号下面适当增加详细类目和类号,是允许的。统一类号和统一著录格式,需要有较科学的、既能适用于公共图书馆又能适用于专业图书馆的统一分类法和统一著录条例。目前在文化部和教育部领导下,由北京图书馆主编的分类法初稿已完成。这是在现有分类法基础上,经过各学科专家和图书馆学专家共同编成的分类法,自然是较科学的分类法,据说今年年底即可出版,这是很可喜的事情。中文图书提要卡片著录条例,已出版发行全国,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较科学的著录条例;俄文、西文卡片著录也有一定的基础,建立新的统一著录条例并不很困难。

铅印卡片的出版发行方法是统一分编工作中比较复杂的问题。卡片不能随书发行,卡片比书达到图书馆,是问题的中心。现在北京发行全国的中文铅印卡片和俄文铅印卡片,有比书迟到一星期的,有迟到十多天的,有迟到一个多月的。迟到的原因很多,根本原因是卡片的出版发行方法没有解决好。过去,中文提要印刷卡片编辑部门,出版发行铅印卡片采用的方法,是等待书籍出版了,出版社将呈缴本寄北京版本图书馆后,才能据以制卡和在全国图书馆进行卡片预订,然后根据全国预订数字将卡片付印和发行。这过程需要很长一段时期。但书

籍出版后，出版社却立刻就通过发行部門发行全國了。卡片比書迟到的原因就在这里。卡片編輯部門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确实采取了一系列的改进措施。比方与北京所在地的一些出版单位建立协作關係，由这些出版社供給校样本进行制卡；发行方面采取了苏联的先进經驗，实行按类預訂、按出版社預訂的办法，由圖書館向卡片編輯部門，固定預訂某类、某出版社出版全部圖書的鉛印卡片，使这部份圖書不須要經過長時間的預訂过程。这样，保證了某些卡片（由出版社供給校样部份）能差不多与書同时出版和发行全國。这是很寶貴的經驗。但是，全國还有很多出版单位，現在还没有与卡片編輯部門建立这种协作關係，对于这些出版社出版圖書的卡片出版，就不能不沿用老办法。按类預訂，按出版社預訂，也由于它本身的局限性（圖書館需要採購整类的、整个出版社的出版物），使全國大多数中小型圖書館，甚至若干大型圖書館也无法使用这种办法。其实，按类預訂、按出版社預訂等方法也只能是一种輔助的方法，根本解决問題的途徑，还有待探討。

關於統一分編組織問題，目前統一分編的組織不少，北京有三个，南京、上海、蘭州等地也有。这些組織，多数是大跃进以后湧現出來的。其組織形式大都是联合机构，由当地一些圖書館抽調人員集中进行工作，由各参加館的館長領導。它們鉛印卡片的出版有的是为本市圖書館服务，有的是为本省圖書館服务，除北京地区的三个联合編輯組担負有全國卡片发行任务外，其他都属于地方性的、局部的集中分編机构。

这些分散的組織形式，是不适应全國統一分类編目工作需要的，但是在統一分編工作全面开展以前，作为过渡形式却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它为过渡到全國統一分类編目准备了更充分的条件。

以上三个問題，都是目前我国进一步开展統一分編工作有待解决的主要問題。不过，这些是前进中的問題，是对統一分編提出更高要求后出現的問題。这些問題是可以解决的。

为了解决这些問題，本来1958年首都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及部分科研机构、圖書館工作會議在給教育部、文化部、中文提要卡片編目組；各出版社和新华書店的一封信中，就提供了三点改进統一分編工作的建議。这是很好的建議，我們認為直到今天还是很有价值的，可以作为解决統一分編工作問題的基础加以討論和补充。現将它摘录如下：“……要做到这一工作（註：指全國統一分編工作）必須在文化部統一領導下，取得各出版社、新华書店的全面协作。为此，我們建議：

第一，文化部建立專門机构，統一組織編印发行鉛印卡片及書片，包括中、俄、西等文字。

第二，各出版社将出版前的校样，儘快寄送联合編目組一分，以便提前編印卡片。

第三，新华書店儘快成立圖書供应部，加强卡片发行的計劃性，改进发行方法，要求新华書店通过訂貨目录，在征訂圖書同时，征訂需要的卡片数量，隨書配发，实行鉛印目录卡片和書卡的計劃供应，并准备一定数量的卡片供应另售。”

關鍵問題是在文化部領導下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专业机构。这个机构的性質，首先是全國性的統一的分類編目机构，其次是鉛印卡片的專門出版机构，再次是社会主义圖書館学，目录学的科学研究机构。它的任务是：（1）主持編輯、修改全國統一分类法和統一著录條例，包括中、俄、西等文字；（2）編制和出版全國各种鉛印卡片；（3）与出版、发行部門以及其他一切有關部門協商，提出相互协作的办法，由文化部頒布执行；（4）研究和提出在全

图书馆使用铅印卡片的步骤和方法，积极促进实现全国统一分编；（5）进行社会主义图书馆学、目录学的科学研究，不断提高铅印卡片的科学水平和探讨卡片目录的科学组织及利用方法。

全国统一分编机构的设置，有三种组织形式：一种是在北京设立唯一的分编机构；一种是在北京建立总的分编机构，同时在天津、沈阳、上海、南京、武汉、西安、重庆等出版物集中的城市建立分支机构；最后一种是在北京设立总的分编机构，同时在全省（市）、自治区设立分支机构。这三种形式对于实现统一分编各有利弊。第一、二种，尤其是第一种形式在节省分编人员和统一分编方法方面具有较多的优点，主要的问题是和国家出版发行单位的协作比较困难，而这方面做得不好，卡片不能随书到馆，卡片不能及时反映藏书，尽管卡片质量再高也是无济于事的。第三种形式，其分编机构较多，各省都有，在节省分编人员和统一分编方法上比第一、二种形式要差一些，不过，既然这些分编机构都是全国统一分编机构的一部分，在统一领导、统一规程下工作，也就保证了其铅印卡片的质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这种方式也便于和出版发行单位协作，能够很好地解决铅印卡片的出版发行问题。我们认为，在全国集中分编的开始阶段，采用第三种组织形式较为适宜。

全国统一分编的组织步骤，可以采取边工作、边改组、边扩大、逐步走向健全的办法。首先由文化部主持，将现在北京所在地的三个联合机构合并成一个机构，将现有人员加以选择和固定下来，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抽调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熟悉专业的图书馆工作者加以充实和加强，使这一统一分编的领导机构，成为符合上述性质、能担负上述任务的强有力的组织，并且进行工作。然后，在文化部的领导下，逐步在各省建立相应的分支机构。

全国统一分编机构建立后，即可着手进行统一分类法和著录条例的编著工作。要使统一分编的有关人员有充分参加这一工作的机会，这一方面可以帮助他们熟悉统一分类法和著录条例，便于以后进行分编，而更重要的，是使统一分类法和著录条例能尽快产生，迅速解决统一分类编目的首要问题。

全国统一分编机构，作为铅印卡片的出版单位和其他出版社的关系，是兄弟单位的协作关系。统一分编部门，根据出版单位的图书出版计划，与出版单位或新华书店共同编印新书和新书铅印卡片预订单，通过新华书店向全国征订图书和卡片。同时由出版部门向统一分编部门及时提供最后审定付印的新书校样，以便统一分编部门能据此提前制卡。据了解，出版社从最后审定校样付印到出版，一般都在两星期左右，而其中分编部门有十多天时间，就可以编制出版该书卡片了。

全国统一分编机构，作为铅印卡片的出版部门与新华书店的关系，和所有出版社与新华书店的关系一样，是出版部门与发行部门的关系。新华书店负责征求预订和发行全部铅印卡片是应尽的义务。新华书店销售店运用统一分编部门和出版社联合编制的新书和新书铅印卡片预订单，向全国图书馆征求预订图书和卡片，然后，由发售店分别汇总向出版社预订图书，同时，向统一分编部门预订铅印卡片。统一分编部门根据此预订数计划出版铅印卡片，在出版社向新华书店交书的同时，向新华书店发售店提交该书全部铅印卡片。新华书店发售店根据各销售店预订数配发，和书籍同时寄送全国各销售店。销售店再根据各图书馆的预订数，发售给图书馆。

统一分编机构和出版发行单位建立这样的协作关系后，就根本克服了卡片不能随书发

行、卡片比書遲到圖書館的矛盾，解決了現行按類預訂、按出版社預訂所不能解決的問題。

統一分編部門和發行部門協作發行鉛印卡片的方法，也不是什麼新辦法，匈牙利早就實行了。他們在1963年由國家公布了“圖書編目條例”，同時集中編目新版圖書，並通過圖書供應處預訂和發行鉛印卡片，這樣，他們很快就在全國大多數圖書館普及了鉛印卡片。

有些同志擔心，在我國統一分編部門與出版發行部門的協作是否可能？特別在目前有沒有可能？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誠然，推行一種新的方法，困難会有一些，但是只要發揮主觀能动性，困難是可以克服的。

首先，統一分編部門與出版社的這種協作辦法，是密切結合它本身的工作進行的，並沒有增加出版社多大的負擔。比方，協作編制新書和新書鉛印卡片聯合預訂單問題，新的做法，只不過在出版社或新华書店原有的新書預訂單的基礎上增加鉛印卡片的預訂內容而已；至於向統一分編部門提供校樣問題，也是出版社輕而易舉事情，是完全可以辦到的。

鉛印卡片由新华書店負責征求預訂和發行後，新华書店是增加了一些業務的，要求銷售店對圖書館的預訂工作更嚴格了。過去銷售店對買書較多的圖書館的預訂工作是嚴格的，但對小館，如縣館、機關圖書館，預訂買書的不多，一般都是圖書館臨時向書店門市部選購。這樣做後，書店就得抽出更多的人力進行這工作。不過，這對書店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書店更好掌握圖書館系統的發行业務，推進了計劃發行工作。新华書店發售店增加了配發卡片的任務，增加的業務工作很不少，再加上開始時，業務生疏，對卡片不熟悉，困難會更多些，不過，新华書店發售店和集中分編部門一般在同一地區，在業務上也經常有直接聯繫，統一分編部門主動給予幫助，這樣的問題也是可以解決的。

當然，還有一些比較難於解決的問題。據了解，以往新华書店發售店有某些書，由於一些特殊原因，往往不能等待銷售店的預訂數，就預先向出版社訂書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證卡片和圖書同時發到銷售店，統一分編部門也不能等待新华書店的準確的預訂數才出版卡片，而需要按照對各地需要的估計數配發卡片，這樣，就難免與各地的真實需要有出入，出現此地供應不足，彼地積壓卡片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統一分編部門應積極協助新华書店進行調劑工作。不過，這種情況並不多，同時，隨着新华書店發行卡片經驗日益豐富後，可以較準確地掌握各地需要的數字。

統一分編部門與出版發行部門協作是新的工作，除了上述問題外，在工作中還可能遇到一些問題，但是，不管什麼問題，在我們國家里，只要是總的方向沒有錯，總是可以解決的。統一分編部門任務之一，就是在文化部的領導下妥善地解決與出版發行部門協作中出現的問題。

附帶談談關於儲備印刷卡片的問題。我們認為統一分編部門應該儲備一定數量的鉛印卡片。有些國家也是這樣做的。可視書的不同，儲備不同的數量，一般可儲備20%到30%的鉛印卡片。這是考慮到二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隨着社會主義文化高潮的到來，新圖書館會象雨后春筍般地到處出現，新成立的圖書館須在新华書店門市部選購大批書籍；另一方面也應當考慮到一些圖書館根據預訂單預訂圖書和卡片時，往往由於內容提要不能很好說明問題，而不能確定選購，待書出版後才購買的情況也是有的。這些書籍都是沒有預訂上鉛印卡片的，都需要從儲備卡片中去補充。

三點建議中提出要新华書店儲備卡片另售的方法，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假如

新华书店能准确地估计到某些卡片应当储备、某些卡片不应当储备，这样能及时满足上述需要者的要求，是很好的。但假如估计不准确，需要从别的书店调剂，反而起到不能及时供应的不好效果。我们认为，在新华书店开始担负卡片发行业务时，不宜这样做；图书馆临时需要可直接向该书出版社所在地的统一分编部门函购，或请新华书店代购。

总之，在我国实现全国图书统一分编是可能的。主、客观条件也是具备的。有几年来统一分编工作的基础和经验，有苏联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分编工作作借鉴，有全国绝大多数图书馆的竭诚要求和热烈支持，有同新华书店、出版社协作的可能性和可行的办法，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全国统一分编一定能够彻底实现，一切困难都将迎刃而解。现在的问题是，在文化部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行动起来的问题。

以上意见是很不成熟的，错误和缺点一定在所难免，但是我们仍然大胆提供出来，目的只是希望使全国图书馆界进一步重视全国统一分编工作，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促进这一具有全国意义的光辉事业。

执笔人：范应桐、沈名森

1960.2.1.